

我有我天空 - 第 14 集 - 蘇偉健 - 愛情蝙蝠俠 (下)

主持：W William

嘉賓：K 蘇偉健 Kenny

W：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上集 William 請來了 Kenny 蘇偉健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小時候患了大腦麻痺，導致行動不便及一些身體上不便的情況、讀書時期所面對的困難、怎樣考試、怎樣辛苦，後來考到了大學學位，還拍拖了。William 很奇怪，在上次節目尾聲跟你說到殘疾人士何德何能去追求一些健全的女孩，健全的家長還要知道他有這方面的情況。過程說到不要緊，喜歡的便要繼續追求。Kenny 我知道你應該是有些板斧的，沒理由用回正常途徑走去問「你喜歡我嗎？喜歡我便拍拖」，這樣不行的，因為女孩也會計一下有些扣分的地方。

K：是啊。

W：你用什麼方法去追求芳心呢？

K：其實我想說一樣東西的，情況是一半半的，有時候是女孩倒轉來追求我的。

W：不是吧？

K：是啊！真的。

W：你這樣很離譜的。

K：很離譜的。

W：我想聽眾可以透過我們 Post 出來的相看到 Kenny 的樣子，憑著你的審美眼光他的樣貌值多少分。

K：我這些算是「扮豬食老虎」。

W：是嗎？

K：是真的有用的，其實你站出來很靚仔，反而是有戒心的，靚仔沒有本心。我們這種很少……

W：你就是用這一招？

K：是，感覺好像好專一，以及你剛才也說得對的，是有些方法的。

W：教我兩招給我用用。

K：沒有的，因為在上一集我也說了，我是一個很喜歡文字的人，叫做中文系有些強項。

W：我知道了，你肯定是作詩。

K：類似。

W：不是作詩？雕刻雕她的名字？

K：這又困難些吧？

W：因為手部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K：我是寫歌詞的。

W：噢！作詞人。

K：是啊，作詞人。

W：靠音樂來打動她們？

K：是。

W：是否每次的女朋友都有作一首歌給她們呢？

K：大部份。

W：大部份？是認識之前已經有你的作品送給她？還是認識後送給她？

K：追求通常也要投資一下，都要寫的。拍拖後也會有的，比如說一些特別的日子，吵鬧時要補救一下。

W：補救？

K：補救，歌詞也要出手。

W：那時候的歌是整首有 AB 段？有副歌？還是簡單八句？

K：整首。我試過追求一個大學同學，我不單止是整首，那位女孩當時很喜歡黎明，我還把十多首她喜歡的經典全部改為喜愛她的歌詞，接著編製為一本歌詞集出來送給她。

W：嘩！

K：不過那次是追不到的。

W：投資這麼大你也不行？

K：是啊。

W：哎呀，應該投資少一些吧。

K：這些東西不能保留的。

W：但是從哪裡找靈感？為何我這樣問呢？可能是我不認識這樣事，我總是覺得愛情歌寫來寫去又不是你寫的，我就是刺大腿，鬥慘。其實你也是年輕的大學生時，你從哪得到這麼多經歷去寫呢？

K：其實我中二便開始拍拖。

W：是男女校？

K：是啊。不過第一個女朋友不是同學，是朋友的朋友。以及，我為人是很敏感的、很感性的，很少事便有很多感觸，很容易開心，很容易不開心。以前我是很容易哭的，我的朋友說我性格有某些像女孩。我也相信一些做創作、做藝術的人是這樣的，即是我們常說的雌雄同體。於是他寫男孩的歌也行，女孩的歌又可以，我想我也有這個特性。你說得對的，愛情歌類是這樣，以及一個人沒可能經歷所有的愛情，有些地方我也是靠想像的、或者聽朋友的故事，聽多些。我也是很多朋友的愛情顧問。

W：嘩！

K：是啊。我的暱稱是愛情蝙蝠俠。當有人失戀時便要出動救人。

W：來無蹤去無影那些來的？

K：是啊、是啊！

W：他日有問題要去請教一下你。作詞是你現在的工作？還是怎樣？

K：算是兼職。

W：閒時便會寫幾首。

K：是啊。

W：你是寫流行曲還是什麼曲？

K：流行曲。

W：哦。流行曲。香港的歌星多？

K：主要是。

W：廣東話、普通話也有？

K：廣東話為主，國語少數，三、四首的。

W：你用什麼名字來作為作詞人的名？用回原名還是怎樣？

K：自己覺得原名太過老土了。我的筆名叫「喬星」。

W：哪個「喬」呢？

K：一條橋不要木字部，即是喬布斯的「喬」。

W：明白。

K：星就是一粒星的「星」。

W：「喬星」這麼有趣？跟你好像是沒有關係。

K：跟我的原名沒有關係。

W：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

K：這個名字是來自以前兩個女朋友的名，各抽出一個字出來，得出這個名字。

W：如果我是你女朋友，我也會受不住你的。

K：你說現任的、還是以前的？

W：你能夠用這些來作為事物，真是挺浪漫。

K：也算是的。

W：你有很多作品，介紹一些來聽一下。

K：早期較多愛情歌的，官恩娜。

W：是什麼歌？

K：官恩娜那首叫「失常」、Deep 吳浩康、鄧穎芝這些。

W：都是情歌來的？

K：去年是非常幸運的一年，幫學友寫了四首歌，他去年發行了一隻爵士樂大碟，過程是非常有趣的。

W：但是我想問你，當作詞人要不要去讀聲樂？

K：這個是很多人都誤解了的事，以為填詞人很懂音樂、甚至是會彈琴那些。我知道上一輩的填詞人是會的，即是霑叔那些是會的，霑叔還會作曲。

W：歌詞兼併。

K：是啊。到了我們這一輩填詞人，我們常常說一個笑話就是「我們沒有譜的，離譜。」什麼叫離譜呢？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人可以不懂看譜的，為什麼呢？因為上一代的填詞人，比如顧家輝先生寫的曲，接著傳真五線譜或簡譜給霑叔。

W：對著琴彈。

K：自己用口琴也好、什麼都好，把歌彈出來。我們這個年代是不會這樣，寫好了便放在電腦變成 MP3 檔案，電郵給你、甚至現在 Whatsapp 給你，諸如此類。根本我們不用看譜的，一直聽 MP3 接著便……

W：啃下、啃下。

K：是啊。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把音記下，這樣便填詞的了，所以我們完全不用懂樂理的，我自問認識的話當然是會較好。

W：明白。通常是以整個故事寫、還是每次先填了副歌的位置，因為副歌的位置是最強勁、最澎湃？或是突然有一句歌詞我便圍繞著那句歌詞走來走去？還是怎樣？

K：每一樣都有的。有時候先填了副歌、有時候好像你所說突然有一句自己覺得很有意思出來，這句不能不用、一定要有的。接著便圍繞這句寫其他的部份，有時是很順序的 ABC 寫下去，每次也不同的，也要看人們的要求。

W：有些像我們寫故事，寫故事也會這樣的。

K：是啊。

W：有時候看到一個場景，便會在這場景走來走去。

K：是啊。

W：作詞的路線你最近好像有些改變，是嗎？

K：嗯。因為最近的自由度大了，比如去年恭碩良、孫耀威，今年就有些新人，有些不同，他們會給我多些自由度的。給我曲後，我便喜歡寫什麼便寫什麼，通常聽到這句話我便會把握機會玩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W：例如？

K：例如我試過寫一隻給恭碩良叫「月球人」，是科幻的東西來的、是說未來世界的。比如今年幫憶蓮寫的「枯榮」，「枯榮」就是說一些佛家的思想、生命是一枯一榮，很急促、很短暫的，因為這些機會是難得的。

W：我就是想問有市場嗎？就當歌星沒問題，但唱片公司可能阻攔了你。

K：有的，有試過這個情況。

W：那怎麼辦？

K：沒有的，看人們的訂單。會阻攔你的人一開始已不跟你說寫什麼都行，會指定給你的。有些會說得很實在，好像訂貨似的，我要一首情歌：第三者，時間是秋天……可能是這樣的。因為唱片是在秋天發行，或者他這一期的形象是這樣這樣，你便要配合，有些字眼不要說，因為最近有些新聞關於他。

W：你試過遇到最苛刻是怎樣？或者不能說是苛刻，是要求高又是怎樣？

K：要求高不能說苛刻，要求特別、獨特，最明顯就是一些特別用途的歌，比如……

W：主題曲？

K：電視主題曲，你一定先要知道電視劇的內容是什麼，但是人們沒有可能把三十集的劇情告知你。

W：可能是一個大綱。

K：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大綱，你便要自己猜，靠你平時看得多電視劇的猜到是一些恩怨情仇。我試過寫一首是說賭博劇的主題曲，你便參考一下以前霑叔是怎樣寫，都是這些什麼人生如賭博，放些有關這些意思在歌裡。也試過寫一些關於目的的歌，宣揚某些事的，比如試過寫一首是叫人登記做選民，講明登記做選民是難的，因為很難寫得不老土，但它真的要不老土，為什麼呢？講明首歌是給八十後的，你不要寫得老土、不要命令些人去登記做選民，這些就是有難度的。比如最近廉政行動的主題曲，是寫反貪污的，這首歌我也挺沒頭緒，反貪污有什麼好說呢？除了這三個字，還有什麼好說？我便要瀏覽廉署網頁看，看那些宣傳短片、看貪污還有什麼後果。

W：最快要多久可以完成一首歌？

K：一個小時多。

W：不是吧？

K：可以的。

W：真的？

K：是啊。

W：即是你隨時準備，靈感一來便會有？

K：其實有時也不說靈感，因為沒有靈感也要寫的，人們趕你交，好像工廠。

W：但是會否說你真的填完，交到給他，唱的人覺得或是公司不是那種感覺，修改！

K：有。

W：改成什麼樣？

K：我較為幸運，通常改也會知會我，或者叫我修改。我寧願叫我修改，好過沒有說，派台後出街時全都修改了而又用你的名字。我較為幸運很少遇到這個情況，就算是有這情況，你知道歌手有時候很趕，在三更半夜錄音，你也睡了，但沒理由因兩句而訂別的日子，歌手的期昂貴，錄音室的費用亦昂貴，他便要強行自己修改少許。我接受的。以及他們也修改得挺好，不是修改得很差，但是叫我修改就是整天的，我試過有一首歌修改了十多次，大大小小，幾乎面目全非。

W：是他本身的要求有轉變？還是你真的達不到他的要求？

K：兩樣也說得通，因為你修改完一次，他便會有些新的想法，又再要求你修改。接著你按著他的想法又修改了少許，他便覺得這段可以了，不過不配合之前那些，不如再修改之前那段，經過多次修改後每段也改了。

W：我想問一下，你是怎樣入行？

K：說真這個是挺幸運的，因為這一行業沒有刊登在報章上，沒有招聘。

W：是啊。就算自己寫作品去，也未必可以。

K：很少機會的。

W：誰會聽到的？監製也不會聽到的，你寄給他也不會理會你，很多人做這些事。

K：很多，哪有時間聽這麼多。我讀大學的時間當時開始盛行互聯網，我常常瀏覽關於音樂的網站，因為我覺得互聯網是個園地，讓未入行的我們發佈自己的作品。我是聯絡一些較大的音樂網站，有一個網主回應我，跟我一起建立了一個專門讓人擺放樂曲、歌詞，甚至是有些人唱的，翻唱也好，唱原創也好。變了音樂園地。其後也挺受歡迎的。一日也有幾千人來看，很誇張！可能網站有少許名氣，便有些行內的人來看，當時是玩 ICQ，我們留了 ICQ 號碼在討論板的，行內的人 Add 了我。

W：就是這裡加入。

K：是啊。後來開始有些歌給我試寫，不知道行不行的、亦不知道會給誰唱的，只是試試看，於是便寫。幸運地有第一首歌行了，便叫入了行。

W：我聽你說話也口齒伶俐，有沒有一起唱呢？

K：這樣又不行。

W：為什麼呢？

K：唱歌就真的要有技巧。

W：你已很有感情的了。

K：真的？

W：是啊！現在不是有電腦就行了嗎？

K：你可以這樣說，死了也能復生，但也是痛苦的事。我現在也算是行內的人，

也知道唱歌不是想像得這麼簡單，以及可能是我們身邊有些朋友唱 K 挺好聽、挺厲害，會以為他可以做歌手；是不同的，到錄音室完全是兩回事，你在專業的人裡你仍然可以有很多瑕疵。

W：沒錯。

K：真的，而且唱一首全新的歌是不同的情況的。

W：是啊。以及當你踏上舞台又不同的了。

K：是啊。

W：完全是兩回事，否則就不會叫娛樂圈了。是嗎？

K：是啊。

W：要娛樂觀眾。

K：不是這麼容易的。

W：說完了你所說的兼職工作、或是興趣什麼也好，其實你的正職是做什麼？

K：正職是一個社工。

W：社工？

K：是啊。

W：是做輔導那些？

K：因為我本身是在一個復康機構裡做的「傷健協會」，我的角色是有些大後方的。我們是另一種，是找資源的。

W：機構本身為哪類人服務呢？

K：推動傷健共融，所以我們有傷健的，也有健全的人。

W：明白。那麼你日常的工作是做什麼的？

K：剛才說負責找外間資源，社福界也是資源為先。

W：即是寫計劃書。

K：寫計劃書。

W：你是筆手。

K：又是中文、又是文字，很適合我。

W：取資助？

K：是啊，取資助。

W：以我所知取資助是一定要接觸過會員。

K：當然需要。

W：會以用家的角度，去一次旅行會是一萬還是二千呢？沒有從用家的角度想的話，就不知道原來海鮮宴也挺貴。你有沒有做過些較為前線的工作呢？

K：有，沒做這部門就是在前線做的，在地區單位裡做的，那時是帶活動、開辦小組、主持講座。

W：我想問一下，你的身體有些不方便，帶著這麼多會員，可以嗎？

K：我很記得第一次帶活動是害怕得睡不著、吃不下；很害怕！因為……你說得對，自己本身是傷殘，還要帶一組傷殘人士外出。

W：你上集也說，被小朋友推一推你便連褲都濕了，在洗手間裡。

K：是啊。

W：特別是出外，什麼人也會有，又需要上落旅遊巴，又會突然間沒車位停，去了別的地方，什麼也有可能。

K：是啊。

W：當時你怎樣做？

K：挺有趣的。因為我們是傷健協會，參加者裡有傷殘、有健全，那個情況又很有趣的。當我這一個傷殘工作員帶領這些戶外活動，便會刺激了那些健全的參加者主動來幫助我一起工作。我也聽過同事說，平時一個健全的同事帶活動，大家便很安分的。參加者會說「阿 Sir 你搞啦！」燒烤阿 Sir 搬椅、起爐、串食物這樣；到我去的話，參加者也很主動一起幫忙，好像變成義工似的，協助推輪椅、協助開爐、協助拾垃圾。第一，我覺得這化學作用挺有趣；第二，我找很多義工來幫忙，我也認識了一班很樂於助人的義工朋友們，他們真的令我有很大的安全感，因為他們一叫便叫十幾二十個人來，幾乎是一對一協助我們的參加者。

W：容易處理些。

K：是啊。要靠外援。

W：做前線的一定會遇到些困難，或者有些會員特別難服侍，會有這樣的事嗎？

K：又是剛才說那種化學作用，可能大家都是同路人，即是一個傷殘的工作員去帶他們，大家的互諒互讓情況會好些。

W：真是這麼好的？

K：是啊。

W：比如我們失明人，我也會跟失明人去活動。有時失明人可能是義工朋友做得不好，或是由於自己的性格。他們會要求高，或者在活動上發生少許言語上的衝突，以致不開心。你們沒有這樣？

K：也會有，試過的。帶隊中參加者跟義工有些衝突，或者是口角、誤會，由我去調解會容易些。我的同事也說好像我說一句好過他們說十句。

W：是啊。你是同路人。

K：他們覺得這是自己人，他會在我們這邊想的，如果他們也這樣說，就該有他的道理。這樣會讓他們較易接受，這個化學作用是挺有趣的。

W：去過這麼多地方，有什麼趣事呢？

K：較為深刻的就是受我爸爸影響。我爸爸是一個熱愛本地歷史的人，他有很多資料。他現在是一個教古蹟的導師。我有這麼好的資源，當然會在工作上運用一下。我試過有幾年也是舉辦一些古蹟導賞團，帶些傷殘、健全人士去本地的古蹟。一開始時想得很理想，因為他們很少機會去，古蹟是在偏遠地方、很少在市區，有人帶去是好些。我開始是想得很好的，覺得香港人都認識一下香港的，不論他是傷殘好、健全也好。

W：對。

K：有這樣的決定。但因為古蹟是古代人興建的，他們沒有無障礙這個概念。

W：是啊。若果參觀祠堂、寺廟怎樣走進？輪椅入不到。

K：是啊。聚星樓不會有升降機、不會有斜道。初時有些尷尬，因為很多輪椅去到，撐手叉或是我這些不用工具的就能走進去，但是輪椅的全都是在外面，沒得看。後來我們想了些方法就是照樣講述外觀建築，在裡面照相出來給他們看，當作他們也進去看過。慢慢便培養了他們對古蹟的興趣，而且我們有PowerPoint，因為很多人去了，我們也可以跟政府說……

W：建議。

K：在保留原有建築的情況下，加少許東西方便傷殘人士。

W：加一個斜台面已可以。

K：流動的也可以。

W：是啊。你們來到才放出去。

K：是啊。這樣不會破壞到建築，亦不需要大工程。

W：但他們的態度怎樣？

K：是不錯的。甚至去年發展局主動跟我們合作舉辦一些古蹟導賞團，讓其他的傷殘團體都去。其實他們沒有逃避——政府也沒有迴避這件事，他們也知道傷殘人士有這樣的權利去認識自己地方。挺好。

W：這樣事情也重要的，因為其實無障礙設施，對聽眾來說覺得是很少事，比如只是一級，但就就是因為那一級有人進不去。以致近在咫尺可以得到的東西，可能要繞一大圈花一小時才去到。這情況他們也不知道。甚至是今天經過葵涌有條天橋，去那裡工作、教課，雖然有樓梯上，但是沒有斜路。我就想若果這條路有輪椅的朋友從巴士下了車，要走多遠才到達呢？這樣大家可以再深思一下，可能有很多以前的設計已經過時。最後問一下你，將來有什麼夢想呢？

K：現在也有幾樣東西，自己正職是社工，又寫歌詞，這幾年參與一些選舉，拿過了名，有些責任的履行，暫時也挺忙碌，所以希望先做好自己本分。長遠來說，我也希望我這幾個身份，社工、填詞人，可以起到些化學作用／我還不懂得很具體去說將來可以做些什麼，但是我希望最終這幾樣東西合在一起去幫到我，特別是傷殘這個組群做些事。

W：朝著這目標也好，雖然這一幅圖畫暫時不是很清晰。

K：是啊。

W：但是正如你所說，有很多事可以天馬行空，你交首曲過來可能很適合你感覺說愛情的，但是我也可以天馬行空試寫一下星球人、月球人什麼的，是嗎？所以很多時路靠這樣試出來，而出現另一番的景象。Kenny 真的很高興能夠跟你分享到這麼多事，下次如果你實現了你的人生夢想，或者開始了，再上來跟我們分享，好嗎？

K：好。希望有這樣的一天。

W：有機會再見。今集的時間差不多，再見。

K：再見。